

澹生堂藏書約

畫語錄

霜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

6



文庫11

D 2

6

虎口餘生

010190547812

序

凡人生窮通得失莫不有一定之數之理而況生死之際乎達者灼見其然故見利而不動見害而不怵忠孝節義之事往往置生死於度外而卒能出險就夷常有出於意想所不及亦若有天默相之者秦之暴也若蜂蠱之毒子房爲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大索天下十日不得是豈子房有奇謀異計能匿跡天下之外哉天鑒其爲韓之忠卽在始皇副車之側而不覺也明垂三百年不用兵革闖賊一亡命乘閒竊發據關隴上游之

柳田泉文庫

勢不踰年而中州陸沈乘輿淪陷幾一天下此與暴秦  
何異誰敢撩其鬚而扼其吻予以典闡入晉長白邊年  
翁出餘生錄見示其宰米脂也掘賊祖墓付之灰燼一  
片報國之誠真有發於至性而不暇計及利害者使王  
氣盡洩闡卽投首豈不千古快事奈何天未厭亂猶然  
橫行長驅迨至踉蹌西走一敗不支洩氣之說驗矣獨  
束身坐待入彼牢籠與子房之索而不得勢更迫禍彌  
深雖然賊自薦難以來屠戮不知億萬計而必不能以  
忠孝自許者舒其夙憤天也然則始皇望金陵有王氣  
發人夫鑿斷其脈未爲無見而卒以亡豈非行暴者不  
能久存而忠孝者冥冥必佑理固然哉甲午初冬年家  
弟黃自起書于晉陽公署

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闡賊祖  
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竒其事不知爲何許人也  
甲午有晉闡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  
蓋卽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  
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鬱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  
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

尺山傳生言序  
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犯衆斧之  
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  
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噫  
先生之智奇之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糜我疆  
土逼我君后謁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  
羣飛白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  
殲產逆之鬼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  
甲申五月初一日于滄州予舉義發喪獲偽印十八顆  
斬賊臣頭放祭先君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

闖肉爲憾向使卽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爲官而爲  
米脂之民荷鋤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  
猶愈于爲人臣而罔知報讐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  
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爲爲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  
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  
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  
洩先明十四帝之憤開我

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  
功者或寡矣于是序其事以告爲曲突徙薪之謀者青

溪弟程正揆拜識

嘗閱史至文文山起兵勤王爲敵所獲不覺怵然曰危乎哉危乎哉厥後海外逃歸流離困苦艱辛萬狀迄今讀其惶恐零丁恨極千古等語猶令人潸然淚下也萬死一生莫不以爲亘古以來未之前聞及聞我父母餘生篇其險危更倍之何異世而同符也讀至出關欲稟搖手處呼吸存亡人人爲我父母危然以爲不必危也更無庸危也何也甯邑素稱疲瘠自壬申變屠戮幾盡後更加之以奇災異荒重之以兵火焚劫逃者逃死者

死白骨枕籍村落皆墟其餘未逃未死者膏髓已枯皮骨僅存氣息奄然難保旦夕是不啻入虎口且已幾嚙之矣我父母下車剔弊振蠹興衰踈滯以可手之經綸沛心上之雨露凡所以休養百姓者無所不至故幾月來殘喘之餘漸有起色是甯民今日得以稍甦旦夕者皆我父母一人之生有以生之也天畱一人之生以生一邑且將以生一邑者生天下當日雖入虎口又何必爲之危也況我父母非百里才胸藏數萬甲兵行見削平禍亂勘定底績盡一世而奠安之盡蒼生而霖雨之

然更於文文山外取堂阜脫囚事上獻之以為我父母  
頌告

順治乙酉歲三月上旬治生路坦然謹頓首拜撰

此處為多欄空白格，可能為原稿中已擦除或尚未書寫的內容。



虎口餘生記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入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  
曰如賊果脩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眾皆疑信不一  
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為賊之姻黨聞賊行牌  
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  
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叟叟有據余欲申  
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摠援中  
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墻蚤為先容竟  
致沈閣值新按臺至為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其

虎口餘生記  
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會  
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  
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  
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  
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  
按皆諭畱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  
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  
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  
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

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  
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跡以  
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  
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也況同堂手足  
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  
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  
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  
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  
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



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卽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竝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

堂弟廩生大顥大任大頤姪銘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

一  
日  
至  
真  
定  
入  
城  
喧  
傳  
萬  
歲  
駕  
將  
至  
賊  
黨  
衣  
紅  
者  
滿  
街  
謂  
老  
府  
兵  
見  
余  
咸  
擲  
揄  
曰  
是  
伐  
墓  
人  
耶  
帶  
余  
見  
僞  
帥  
馬  
入  
其  
二  
門  
一  
賊  
衣  
藍  
紗  
者  
云  
是  
旗  
鼓  
詢  
伐  
墳  
始  
末  
入  
後  
堂  
稟  
僞  
帥  
訖  
傳  
言  
且  
出  
遂  
同  
吳  
旗  
牌  
至  
其  
家  
宿  
至  
次  
日  
初  
五  
日  
甫  
出  
卽  
有  
賊  
來  
傳  
馬  
老  
爺  
上  
南  
門  
發  
兵  
候  
駕  
至  
便  
起  
行  
吳  
姓  
者  
遂  
帶  
余  
往  
見  
至  
街  
頭  
則  
云  
老  
爺  
上  
西  
門  
矣  
復  
至  
西  
城  
上  
吳  
姓  
者  
先  
到  
指  
余  
曰  
出  
城  
見  
賊  
兵  
自  
北  
而  
南  
塵  
土  
蔽  
天  
然  
皆  
老  
幼  
參  
差  
狼  
狽  
伶  
仃  
十  
賊  
中  
夾  
帶  
婦  
女  
三  
四  
輩  
全  
無  
紀  
律  
余  
見  
之  
不  
勝  
忿  
懣

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于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

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壅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貲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

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率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墻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

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  
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  
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  
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于何藏盡  
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  
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  
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視月所  
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焰殊非人境至曉  
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為何許人余詭曰

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  
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  
東行僧眾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  
行飢則勺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  
乞匄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  
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  
猴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  
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過  
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

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學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畱余宿更余旬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崙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

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眞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見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燦燦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旣望再來人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虎口餘生記

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為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  
臺密扎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  
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後  
堂詢問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為賊祖葬墳因識其墓  
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名李  
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為姬氏牧羊奴自崇禎三  
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  
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

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  
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碗一箇因填其二穴用一  
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卽賊  
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  
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  
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  
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  
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  
十餘處墻垣尚存卽闖賊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

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  
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然  
皆無黑碗踪跡天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窰中向火至  
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  
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  
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罩用斧砍斷其墓  
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三  
寸高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  
骨骸凡骨節閒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

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砍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

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爲首此復

汪制臺再札

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敘以酬草履



澹生堂藏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山陰密士祁承燝著

余十齡背先君子時僅習句讀而心竊慕古通奉公在  
仕二十餘年有遺書五七架度臥樓上余每入樓啟鑰  
取觀閱之尙不能舉其義然按籍摩挲雖童子之所喜  
吸笙搖鼓者弗樂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時不  
下樓繼之以訶責終戀戀不能舍比束髮就婚卽內子  
奩中物悉以供市書之值時文士競尙秦漢語爲比耦  
益沾沾自喜每至童子試不前亦夷然不屑也及舞象

而後更沈酣典籍手錄古今四部取其切近舉業者彙  
爲一書卷以千計十指爲裂然性尤喜史書生欲得一  
全史爲力甚艱偶聞盱江鄧元錫有函史隱括頗悉郭  
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于武林者百許部一時競取殆  
盡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驚喜異常不啻貧兒驟富矣  
時方館于富春山中晝夜展讀一月而竟遂苦怔忡不  
成寐者數月至有性命之憂癸巳讀書雲門僧房與柳  
貞之共處講席貞之好談宗乘事正與病愜乃稍稍戒  
觀書然而蠹魚之嗜終不解也凡試事過武林徧問坊

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卽鼠餘蠹剩無不珍  
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饘粥之所餘  
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  
冬夕小奴不戒于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  
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鍊人性情乃爾遂北入成均  
燕市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  
倚櫬看書友人輒以王仲任見嘲辛丑下第歸稍葺一  
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爲令初吏寧陽掌大一  
城卽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其爲經籍淵藪

雖猶之燕市乎。然而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間有見貽槩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力尋蠹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唐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癸丑偶以行役之便，經歲園居，復約同志，互相裒集，廣為搜羅。夏日謝客杜門，因率兒輩，手自插架，編以綜緯，二目總計四部，其為類者若干，其為帙者若干，其為卷者若干，以視舊蓄，似再倍而三矣。夫余之嗜書，乃在于不解文

義之時，至今求之，不得其故，豈真性生者乎。昔人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寂寥以當好友，余豈能過之。第所謂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便塵俗生，其閒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殆為是耳。然而聚散自是恆理，卽余三十年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亦已再見輪迴矣。今能期爾輩之有聚無散哉。要以爾輩目擊爾翁一生精力，耽耽簡編，肘腋目昏，慮衡心困，艱險不避，譏訶不辭，節縮饗餐，變易寒暑，時復典衣銷帶，猶所不顧，則爾輩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至竭力以守，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

者夫固有數存乎閒矣。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衆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啣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竟卽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雖然。元美有言。世有勤于聚。而儉于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世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

猶亡讀也。吾豈能必爾輩之善讀。讀而且饒于辭哉。蓋有味于黃魯直之言也。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書之意乎。因雜取古人聚書讀書。足爲規訓者。列于後。而并示以購書鑒書之法。令兒輩朝夕觀省焉。

讀書訓 并序

人亦有言。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自幼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然積學豈易言哉。子弟之學。非取其名學之而已也。顏氏之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及至冠婚。性體稍定。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開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  
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  
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  
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當爾之時，亦  
使士也。及時異勢，殊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  
當爾之時，誠駑材矣。若能常保數百卷，千載終不爲  
小人。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  
貴者，無過讀書。世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

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懶裁衣也。之推之  
言，其警人者至矣。爾輩時讀一過，能無惕然，要以所  
貴讀書，非僅涉獵，便可自足。王僧虔之戒其子也。汝  
開老易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  
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塵尾，自呼談士。  
此最險事。且百家諸子，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  
也。汝皆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  
者哉！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  
至此。旨哉斯言，世傳六季，徒尙虛浮，而其教子弟者。

乃諄諄務實若此琅琊王氏世傳青箱學有以也夫  
爾輩讀書務須奮志法古古人足尚者安可枚舉姑  
疏記二十三則以示例焉

范文正公少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  
之游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李氏收其  
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曰此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蹟  
也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  
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  
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穆愈更精篤  
江總幼篤學有詞彩家傳易有賜書數千卷總讀未嘗  
釋手

廣漢朱倉僅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  
小豆十斛肩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憐之斂得米二十  
石給倉倉固不受

賈逵好春秋左傳常自課月讀一徧

孟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  
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



氣類接也公武讀書晝夜不懈肅奇以爲宰相之器  
荀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爲最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

王充少孤鄉里稱孝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閒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董遇性質訥而好學興平閒關中擾亂與兄季中採梠  
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喜  
老子作訓注又喜左氏傳更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必先令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自見也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  
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服衆  
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蕪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鬢

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資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  
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貯山陰甜酒時復  
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授  
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

劉松作碑銘以示虛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弈棋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  
加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博官若爲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弈何事也如此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琛惕然大慚遂發憤研習經史假書於許赤彪聞  
見日富仕至侍中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  
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閒環坐既徧卽合爲一編  
幾數十冊

左太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句卽疏之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竝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葉廷珪爲兒時便知嗜書自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錄之名海錄

韋敬遠少愛文史畱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橐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聚書訓 并序

余閱殿閣詞林記恭述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儒臣講論弗輟也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尙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便欲積書況於朝廷其可闕乎遂召禮部尙書鄭暘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求遺書且曰書值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復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大哉

聖謨非臣庶所宜恪遵者乎。然前人聚而後人弗能守，猶弗聚也。卽後人勉爲守而不能重，猶弗守也。司馬溫公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雖累數十年，皆手若未觸者。嘗語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宗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裊褥，然後端坐展看。或欲行卽承以方版，非惟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

面襯其浴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爾輩惟法溫公之珍惜，斯稱能守者乎。至於鈔錄校讎，更不可廢。因舉古人聚書足法者列之後。

竇諫議爲人素長厚性尤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常於宅南建一書院聚書數千卷崇禮文學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咸爲出之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

張華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常徙居載書三十

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魯人曹平慕曾參之行因名曹曾家多書慮其湮滅乃  
積石爲倉以藏世謂曹氏書倉

壽張申屠致遠仕元爲廉訪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  
萬卷號申氏墨莊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  
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李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僧舍藏九千

餘卷以遺來者公擇旣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  
李氏山房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  
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方漸知梅州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竄定  
就寢不解衣衾林朝光質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  
討則懷安就寢矣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

孫蔚家世好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  
人蔚爲辦衣食

陸務觀作書巢以自處飲食起居疾疴吟呻未嘗不與書俱每至欲起書圍遶左右如積稿枝至不得行時引客觀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與大笑遂名曰書巢梁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閒之侔于漢室頗謂過之

柳氏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子史集皆有三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宋丁顓盡其家貲置書十萬餘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

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其孫度竟登博學宏詞科至參知政事

宋次道所蓄書皆校讎三五徧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宋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僦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高一倍齊王牧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返之

李暉署劉炳爲儒林祭酒炳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矜重如拱璧每謂其子弟吾所以躬其事者欲

人重此典籍耳

宋綬字公垂博學喜藏異書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向朗年八歲即手自校書刊定謬誤潛心典籍積聚篇卷冠於一時

郎基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博涉文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謂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董仲元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籜寫之書竟則舐掌中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任東學無常師河洛祕奧非止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爭趨寫之時謂任氏經苑



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能久乃就姊夫劉緩乞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尙卒以漢書聞

孟景翌字輔明刻勵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王筠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卽皆疏記後重覽省懽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十三四歲歷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自以爲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謂讀書不如寫書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晉魏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吳人朱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子小說無所不有詩亦精雅尤精小楷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述有經

子鉤元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  
岑隨筆等書數百卷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  
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驚及借人爲不孝

藏書訓畧

一購書

夫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蓋今  
世所習爲文人守一經從博士弟子業者也如古之著  
書立言不求聞達者千百中不一二見焉習俗溺人爲  
毒滋甚每見子弟於四股八比之外畧有旁覽便恐妨  
正業視爲怪物卽子弟稍竊窺目前書一二種便自命  
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載籍如劉氏七畧  
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在人耳目者無論已其最盛

莫如隋大業中柳詵等校定總目三十七萬卷而正本  
進御亦三萬七千餘卷嗣後則唐開元中總目五萬六  
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者不  
全入以視大業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際乎然猶  
曰帝皇之籍非士庶所能望見也乃唐吳兢家藏書一  
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鏤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乎難  
爲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書三萬卷昭德晁氏舊藏二  
萬四千八百卷邯鄲李獻臣所藏圖籍五十六類一千  
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藝術道書

及書畫之目不存焉莆田鄭子敬家所藏書仍用七錄  
而卷帙不減于李濡須秦氏且以奏請于朝宅舍文籍  
令子孫不得分析蓋崇重極矣然猶曰前代之遺事云  
耳若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聚  
書萬卷如雲閒陸文裕公婁江王大司馬吳門劉子威  
此其家藏書皆不下數萬卷更聞楊儀部君謙性最嗜  
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亦貧所藏書十餘萬卷纂  
其異聞爲奚囊手鏡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  
五楹俱滿余所目覩而一一皆經校讐探討尤人所難

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紳家事也安可以鬚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擔板漢乎余故畧一拈出令汝輩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所謂眼界欲寬者此也若曰六經皆注脚何必乃爾余與汝輩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語

夫所謂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傑安能澹無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飲狹邪馳馬試劍傷生敗業固不必言卽染翰臨池鼎彝金石非不稱清事然右軍竟以書槩其品而閻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孫勿復工繪事至

於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種種嗜好注于嗜書余亦不遽望爾輩以冥心窮討苦志編摩惟姑以此書日置几席閒視同玩器裝潢校讐朝斯夕斯隨意所喜閱其一端一端偶會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衆卷復然此書未了恨不能復及一書方讀其已見恨不能讀其所未見自然飲食寢處口所囁嚅目所營注無非是者如阮之屐嵇之鍛劉伶之飲非此不復知人生之樂矣如此則物聚於所好奇書祕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使爾輩爲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

雅卽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見市中賣藥翁  
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書肆老賈往往多哆口言文字  
蓋近朱近墨強作解事自是恒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  
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  
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  
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典籍中之經濟矣然自有書  
契以來名存而實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寬孟喜之易尚  
書之牟長章句周防雜記韓嬰僅存詩外傳而亡其內

傳董仲舒春秋繁露雖存而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  
竟不可得夫經傳猶日星之麗天尚多湮沒況其他一  
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類卽國家祕府尚不能收民  
閒亦安從得之縱欲因地因人以求無益也余于八求  
之外更有三說如書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然漢人  
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  
述尚存之書有著於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  
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註解之所証據有涉  
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卽另從其書各爲錄出如周

易坤靈圖禹時鈞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  
太平御覽中閒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於  
北堂書鈔閒得之如晉簡文談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  
渚宮故事之類則于太平廣記閒得之諸如此類悉爲  
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  
片毛自足珍重所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常不立于前  
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書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  
著於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後人取歐陽永叔呂伯  
恭輩議論附其後不幾淄澠乎如水經一書註乃侈于

其經奇詭宏麗後人但知酈道元之有注而桑欽著經  
之名反隱矣又如世說詞旨本自簡令已使人識晉人  
丰度于眉宇閒若劉孝標之註援引精覈微言妙義更  
自燦然可與世說各爲一種以稱快書如此之類析而  
爲兩使竝存于宇宙之閒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遺書  
見有鏤板或世家所祕省郡所藏卽同都共里尚難兼  
收况粵有刻而吳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徧如此者  
更多也又安能使其無翼而飛不蹊而走哉且購書于  
書未集之先易何也凡書皆可購也卽因地因人因家

因代無不可者。購書于書稍集之後難何也。海內通行之書大都此數十百種耳。倘一槩求之或以千里郵至或以重值市歸乃開篋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興索然者乎。余謂古書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則必見序于昭代之筆其書卽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則往往載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書若干首某書之序刻于何年存於何地採集諸公序刻之文而錄爲一目自知某書可從某地求也。某書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備覓其所未有則異

本日集重複無煩斯真夜行之燭而探寶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卽此三端可以觸類總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 一鑒書

夫藏書之要在識鑒而識鑒所用者在審輕重辯真僞覈名實權緩急而別品類如此而已。夫垂于古而不能續于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逸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亡而後有所益聚散畧相當者類書雜纂之流也。前者尚存後者

愈蔓紛逖詭譎而不可律者雜史與小說之類也故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遺經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說者不如得漢唐實錄一此其書之不相及也購國朝之書十不能當宋之五也宋之書十不能當唐之三也唐之書十不能當漢與六朝之二也漢與六朝之書十不能當三代之一也此其時之不相及也總之所謂審輕重者是也

夫所謂辯真偽者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偽而所偽者多在子且非獨偽也孫文融有言諸子至秦絕矣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初見奇今奇盡其精不當也古殫一生精力今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故曰絕也夫自漢而後卽真者尚不能與周秦竝況其偽哉然又混淆而難別如鹽鐵論之言食貨也史也而儒之杜周士之廣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溫庭筠之著乾牒子錄諧也劉崇達之著金華子紀雜也且濫以子稱矣故子之雜也史之稗也說之瓊也易相溷者也惟辯其真則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不能無偽有偽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于近



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鵠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于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

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駮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皇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于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爲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

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邱竊而序傳之莊注  
本向秀所作而郭子元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  
紀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  
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  
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  
是也辯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詳述之令爾輩展卷時  
庶具眼焉

已有虛用其力者矣乃有實同而名異者有名亡而實  
存者有得一書而即可槩見其餘者有得其所散見而  
即可湊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書也而故多析其名以  
示異者如顏師古之南部烟花卽大業拾遺也李綽之  
尚書談錄卽尚書故實也劉珂之帝王歷歌卽帝王鏡  
畧也此所謂實同而名異者也如蔡蕃節太平廣記之  
事而爲鹿革事類三十卷廣記在鹿革事類卽湮軼可  
也如司馬溫公之編資治通鑑也先具叢目次脩長編  
刪削成書通鑑行則叢目長編廢弗錄可也此所謂名

亡而實存者也。又如漢人之談經，在訓詁、讀注、疏而漢之釋經可槩也。晉人之詞旨尚隱約，閱世說而晉之談論可想也。所謂得其一而槩可見其餘者也。如北夢瑣言、酉陽雜俎之類，今刊本雖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廣記之所載，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謂得其所散見而即可湊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宏景之真誥而析以協昌期甄授命之名，馮贄之雲仙散錄而托以詭秘之目，又如近日偶從友人王堇父家借得比事摘錄一卷，中所引用如畢辜厲陬等錄，初不曉其何書，及按其文，乃知卽餘冬序錄所以分別卷帙者也。且刊者訛謬以極如爲橋，如以畢相爲終相，事同兒戲，殊爲可笑。此所謂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諸如此類，爾輩須逐一研覈，不爲前人所謾，則既不至虛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書始得一書之實矣。

吾儒聚書，非徒以資博洽，猶之四民所業在此業爲世用，孰先經濟，古人經濟之易見者，莫備于史。夫執經術以經世，自漢而下，何可多得。卽荆公亦一代異人，且以禍宋。至如考見得失，鑒觀興亡，決機于轉盼之間，而應

卒於呼吸之際得史之益代實多人故尊經尚矣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爲急就史而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爲急就正史而權之唐以前作史者精專于史以文爲史之餘波故實而可循唐以後能文者泛濫于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故蔓而少實然唐任李淳風等于志表則有專門於漢者矣宋採范祖禹等之持論則有核實于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遡而言之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後漢之于三國華勝也

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其他若顏師古之精于漢也司馬貞之覈于史也劉知幾之辯於通也魏元成之該於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乎陸文裕之史通削繁刊謬而有功劉氏者乎邱文莊之續史綱引伸曲暢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書所宜首及雖然學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雖右文而史統不一致稗官瓌說月盛日繁是非刺謬聞見牴牾令人莫知所適至於大禮大獄宗藩邊疆之事學者益無可考卽如雙溪暇筆之說行而非有視朝餘錄以參觀

則當時宸藩之護衛與迎立之大典文忠幾不能自白矣諸如此類安可枚舉故凡涉國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卽有街談巷議亦當盡採此尤從周之士所宜亟圖者也故特示兒輩以知所急焉

區別品流始於七畧嗣此而後代有作者王儉之七志多本劉氏特易詩賦爲文翰易術數爲陰陽易方技爲術藝無輯畧而有圖譜及益以佛道二書名雖七而實九也阮孝緒之七錄又本王氏而加以紀傳史書之盛始與經子竝列矣四部分實始荀勗以甲部紀六藝

小學等書以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以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以丁部紀詩賦圖籍等書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緒之以紀傳次經典得矣若歷朝正史志藝文經籍者惟班氏規模七畧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庫隋志簡編雖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舊唐之錄本朝多缺而新書褒益頗自精詳宋志紊亂元人製作無足深求然總之可深惜者劉王荀阮僅存其標目竟軼其全書卽史志所載簡編在列然而湮軼者十九其閒存十一於千百者亦非尋常可得寓目是亦畫

龍之類耳。若謝客、王亮任昉諸人，雖有纂脩，而類列不傳。如崇文四庫中興館閣，卽有書目，而世不易得。學者所可考覽，獨有鄭漁仲之藝文畧，十有二類。馬貴與之經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藝文玉海二十八卷，及焦弱侯太史經籍志六卷，王憲副所編續經籍考十二卷。鄧元錫經籍志一卷，此其所載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志國史也，是宜簡嚴，不及著書之纖悉是矣。鄭氏通志槩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王伯厚之纂述大都爲應宏詞博學之用，故畧存梗槩而無所折衷。且

旣以御製之文自爲一類，則承詔撰述宜綴其後，而復列于別集，殊不可解。鄧志之議論頗詳，而書目未備。續通考之收羅未廣，而編輯尚淆。至于條貫燦然，始末畢具，莫精于馬氏之一書。其爲經者十三類，爲史者十三類，爲子者二十一類，爲集者四類。一一準中壘父子校書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卽所據者多晁氏陳氏之遺言，然而其編摩採輯之功精且詳矣。余每遇嗜書之癖，發不可遏，卽取通考翻閱一過，亦覺快然。庶幾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載者皆當時見行之書，而

古人遺軼者無從考究耳。總而言之，書有定例而見不盡同，且亦有無取于同者。如王伯厚以聖文冠經籍，陸文裕倣之，而焦氏亦首列制書，余以國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聖，仍以六經冠之羣書，而特以文由聖翰，事關昭代者，每列于各類之首，則既不失四部之體，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見也。宋儒理學之言，槩收於子似矣，然強半皆解經語也。漢之訓詁，何以列于經，而獨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極及程朱語錄，近思傳習之類，余欲倣小學之例，而別類

以理學，是又一見也。禮樂之從六籍固也，但後世之所謂禮者，多儀注之類耳。叔孫通之綿蕞，其可以言經乎？且胡笳羯鼓教坊雜錄之類，直小說耳，槩以言樂非淺儒之所能識也。余謂一代之禮樂，猶一代刑政，從典故儀注之後，而附之史，是亦一見也。又如汴水滔天錄，言朱溫篡弑事，甚悉，雖小說而實史也。如灌畦暇語等書，漫述前人，雖似子而實小說也。各宜從其類者也。又如厚德錄，自警編，顏氏家訓之類，雖列於子而實垂訓者也。余欲別纂訓為一類，而附于小學之後，是又一見也。

古之詞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爲對君之體，而與書記分。夫奏疏既以列于集之外，書記何以獨混于集之中。余以爲宜倣奏疏之例，別以書記一類附文集後。是又一見也。夫類書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豈以包宇宙而羅萬有乎。然而類固不可以槩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織備詳明，是類而經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於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

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鼠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薈蘇、焦氏筆乘之類，既不同於小說，亦難目以類書。此正如王元美所謂騷與詩賦若竹與草木，自爲一類者也。余謂宜名以雜纂，而與類書另附四部之後。是又一見也。要以一人之聞見有限，既不能窮覽載籍，一時之意見難憑，又未必盡當古。今卽不欲同矮人之觀場，亦終似盲者之說日。爾輩能知品別甚難，博詢大方，參考同異，使井井不謬於前人，亦聚書一快事也。



已上五則雖總歸識鑒而別品類為難別品類于史則尤難蓋正史之外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郡書有家史有別傳有雜記有地理有都邑簿如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己傳是謂小錄乃有好奇之士樂為補亡如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璅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又如劉義慶之世說裴榮期之語林孔思尚之語錄陽松

玠之談藪此之謂瑣言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圈稱之陳畱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都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如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氏宗系歷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如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之錄孝子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所謂別傳者也若志怪之述於祖台之搜神之著於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屬雜記若盛宏之記荊州常璩之志華陽辛氏三秦羅含湘中皆

地里之書也。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業宮殿。皆都邑之簿也。夫偏記小錄。大抵筆時事于見聞。恒多實錄。然詞旨不文。而事無倫次。則其短也。逸事皆前史之所遺。非不可補。撰述之未備。然事取奇異。而語多構虛。則不足憑也。瑣言以莞爾之塵談。每不乏毅然之孤史。然而至於褻狎鄙猥。出自牀第。則有傷于風教矣。郡書行于一方。家史行于一家。易世之後。便多湮沒。別傳可以興弔古之思。雜記足以新耳目之玩。然而摭實行于古人。杜末流之好怪。則君子惟正史之取裁耳。地里之述風物于一時。都邑之備制度于前代。雖史之不可闕者。而欲其言皆雅正。事無侈張。則古今不多見焉。夫史之流派。類約十端。而類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別品類于史。則尤難也。余是以取陸文裕流品之論。存其梗槩。而并示以鑒書之所急焉。

澹生堂藏書約終

流通古書約

自宋以來書目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得爲可矜以公諸世爲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猶有傳觀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爲衣旃檀作室扃鑰以爲常有問焉則荅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貲入賈肆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崖旦夕莫覲當念古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

歲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音者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好事何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蹤永絕祇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改一紙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諾不欺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籍或水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特我不借人人亦決不借我封己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

取焉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註次史逸次文集次雜說視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較對無悞一兩月閒各齋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已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敬告同志鑒而聽許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譙遊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始小本訖鉅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

為身任者山潛塚祕羨衍人閒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  
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克拓見聞

右文之代宜有此禎祥予矯首跂足俟之矣倦圃老人

曹溶約

畫語錄

苦瓜和尚畫語錄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卽億萬萬

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

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

書言金  
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  
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  
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  
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  
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  
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  
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

一知其經卽變其權一知其法卽功于化夫畫天下變  
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  
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  
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  
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  
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  
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  
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  
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鞞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卽



古而古卽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

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彊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

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  
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  
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  
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  
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  
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  
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  
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嶢岈有奇  
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  
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  
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  
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  
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  
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鞞皴之淺  
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  
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

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珪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細縵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細縵細縵不分是爲混沌闕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細縵之分作闕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

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網縕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

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卽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卽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

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子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子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子也子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橐也山川與子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

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

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豪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

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豪無生活見之卽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

畫言金  
作用纔見筆力卽入于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

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撻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踟躕排宕或硬或

書言金  
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  
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竝一力其運筆極重處  
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  
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  
不說之說矣

###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  
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巒岼突兀嵐氣霧露  
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

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  
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  
峯海汶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  
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洲閬苑弱水  
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  
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  
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  
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 四時章第十四



畫言金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  
人寄景于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其水雲連其夏日  
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  
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  
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  
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  
添長易曉夾雪暮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  
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  
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

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  
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  
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  
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  
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  
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  
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

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于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

畫語金  
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

鄴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均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在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

書言金  
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  
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  
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  
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  
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  
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  
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滌涸平一  
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  
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

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  
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沈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  
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聽  
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  
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  
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  
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  
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  
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

畫語金  
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  
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  
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  
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澹洽斯任而已  
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  
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  
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  
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  
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更野老之外  
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  
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  
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  
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竝躡矣兩先生之隱德吾  
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  
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  
子論畫鈞元挾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  
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戲邱生張沅書于江上之畏廬

苦瓜和尚畫語錄

48-17300

